



现代名家自选集

郁达夫自选集

郁达夫 著

现代名家自选集

郁达夫自选集

郁达夫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郁达夫自选集 / 郁达夫著.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12.5

(现代名家自选集)

ISBN 978-7-212-05221-8

I. ①郁… II. ①郁…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8035 号

书名: 郁达夫自选集

作者: 郁达夫

出版人: 胡正义 选题策划: 王 水 责任编辑: 王 水 孟繁强
责任印制: 刘 银 营销推广: 杨 霄 装帧设计: 红杉林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人民出版社 <http://www.ahpeople.com>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翡翠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邮编: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120, 010-64266769 转 8067 (传真)

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 80261198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 字数: 140 千字
版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12-05221-8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作品是作家的孩子，只有一个孩子的作家是很少见的。孩子多了，自然不会一次全叫出来见人，于是就有了“全集”“选集”“文集”“自选集”等种种名目，而其中最有点、最富趣味的莫过于作家自己或用心良苦、或别具深意的“自选集”。对以文字为生，以作品为本的作家来说，这不啻于是一次思想和灵魂的自我展露。看看孩子的衣服品味，脸洗得是否干净，有没有礼貌，大致可以窥见家长本人；读读“自选集”，或许可把作家的创作原意看得更清楚一点。本社推出“现代名家自选集”系列，也正是怀着这一点希望：用最私人的阅读去体味那些我们最熟悉的作家。

本系列入选的作家基本都是现当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的大家，不少更是现代白话文学草创时期的先行者。他们的写作是生机蓬勃的，也是旁逸斜出的，我们不能完全以现在的语言标准加以规范。同时像鲁迅这样的作家，会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细致入微的修改，导致最初的作品和最后的“定本”并不相同。而这些并不影响现今

读者对经典的阅读和理解。根据这些情况，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我们尽量依据作家自选集的初版本，除十分明显的排印错讹之外，一律尊重作家独特的遣词造句习惯，为读者保留一份历史原味。知难行易，本系列丛书肯定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敬请大方指教。

本书编辑部

自选集序

我的出选集，这一回是第二次了。第一次的一部，名《达夫代表作》，系五六年前，二三友人，为我选出的，但人心不同，有如其面，嗜好不同，又如其心，他人的嗜好，不一定能合我的胃口，反过来说，我的偏见，也许将为旁人所不取。可是文章千古，得失相知，只在寸心，尤其是侧重于个人体验的我的那些不足为法的浅薄作品，大约其中的得失甘苦，总只有我自己知道得详细一点。故而这一回天马书店，来约我编一册自选集的时候，我便毫无踌躇地，私自愉快地，立即答应了。

不过答应了下来之后，我把六七册全集和三四册其他的著作等，翻了一翻，觉得能够自己感到满足的东西，仍旧是只有寥寥的几篇。或者更严格一点的说起来，则我做到如今的小说散记等文字中间，可以拿出去给世界各国人看，给天下后人读的东西，简直一篇也没有。因为年纪近来大了，国内外的作品也看得多了，理性和批评的能力也有起定著来了，所以过去一天，只感到一天对自己的不满。而天分又低，努力更加不足，来日茫茫，想将起来，只好闷声不响，以后绝对不写东西，才

能补得过去过去的轻率的罪障。但生到了这一个，举世滔滔，大家都是摩拳擦掌，或用政治的手腕，或凭自大的精神，在竭力扩张自我，一心打倒同人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我倘若再要彻底的听取良心的命令，作一个忠于自己的愚夫，则以后不但连一口苦饭都将无着，就是死了，怕也将没有我的葬身之地。因此，苦闷了几几天，默想了几晚，我的胆子又大起来了，把良心一昧，就又毅然决然，进行了这一次的自选的工作。

选了两个多星期，反覆改窜了许多次数，我的自选集总算告成了，一共有小说十篇，散记五篇，合十余万字的样子。把这四五年中间所作的东西，特选了一半，而最近作的，又选了三万字的光景。

《二诗人》虽近于荒唐，但中国迩来，似乎也在要求这一种幽默文字的增加，因风趣和其他各篇不同，故列在头上，以备一格。

《采石矶》虽技巧幼稚，但因当时曾引起过许多批评，而主人公黄仲则的诗词现在似乎还在流行，故仍采入，以志习作。

《离散之前》《烟影》，或系同一格调，但悲怀伤感，决不是一个人的固有私情，照托尔斯泰的艺术论看来，则感情的渲染传流，却是艺术作品的主要功用之一，是以不避自叙传的嫌疑，仍旧选入。

《迟桂花》《过去》《在寒风里》的三篇，字数略多，称作短篇，或不适当，谓为长篇，尤其不合，大约因平时爱读德国小说，是于无意之中，受了德国人的

Erzählungen¹ 的麻醉之后的作品。特选三篇，以明偏嗜。

《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微雪的早晨》多少也带一点社会主义的色彩，但因创作的年代很旧，故而意识不明，力量微薄，标语口号，不曾提出。本拟删去，免致遗恶影响于后来的作者，但似闻这数篇已被外人翻出了，一旦割去，恐辜负俄日英德诸同志的盛意，因仍留着，以永遗羞。

散记清淡易为，并且包含很广，人间天上，草木虫鱼，无不可谈，平生最爱读这一类书，而自己试来一写，觉得总要把热情渗入，不能达到忘情忘我的境地，如日本芭蕉翁² 的奥之细道，英国 Richard Tefferies³ 的野外生涯。是以只选了种类各异的五篇，附在卷尾，以示不及。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达夫自序于杭州之水明楼上。

1 Erzählungen: 德语，故事、小说。

2 芭蕉翁：日本诗人松尾芭蕉。

3 理查德·杰弗里斯：英国作家，常以自然为题。

目 录

二诗人 / 001

采石矶 / 024

离散之前 / 047

烟影 / 058

迟桂花 / 069

过去 / 105

在寒风里 / 125

春风沉醉的晚上 / 146

薄奠 / 163

微雪的早晨 / 177

海上通信 / 196

一个人在途上 / 205

病闲日记 / 213

钓台的春昼 / 224

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 / 233

二 诗人

一 二诗人

诗人的何马，想到大世界去听滴笃班¹去，心里在作打算。“或者我将我的名片拿出去，守门的人可以不要我的门票。”他想。因为他的名片右角上，有“末世诗人”的四个小字，左角边有《地狱》《新生》《伊利亚拉》的著者的一行履历写在那里。“不好不好，守门的那些俗物，若被他们知道了我去逛大世界，恐怕要看穿我的没有肾脏病，还是去想法子，叫老马去想法子弄几个钱来，买一张门票进去的好。”他住的三江里的高楼外，散布着暮春午后的阳光和干燥的空气。天色实在在挑逗他的心情，要他出去走走，去得些烟世披利纯²来作诗。

“——嗯嗯，烟世披利纯！”

“——噢噢，烟世披利纯呀！”

这样的用了很好听的节调，轻轻地唱着哼着，他一边摇着头，一边就摸下二层楼去。走下了扶梯，到扶梯

1 滴笃班：早期越剧的俗称，演出时演员在笃鼓、尺板的“滴笃”声中出场，因而得名。

2 烟世披利纯：英语 inspiration 的音译，意为“灵感”。

跟前二层楼的亭子间门口，他就立住了。

也是用了很缓慢的节奏，向关在那里的亭子间的房门，笃洛笃洛笃的敲了几下，他伏下身体，向钥匙眼里，很幽很幽的送了几句话进去。

“喂！老马，诗人又来和你商量了！你能够想法子再去弄两块钱来不能？”

老马在房里吃了一惊，急忙开了眼睛，丢下了手里的读本，轻轻的走向房门口来，也伏倒了身体，举起嘴巴，很幽的向钥匙眼里说：

“老何，喂，你这样的花钱，怕要被她看穿，何以这一位何大人会天天要钱花？老何，你还是在房里坐着作首把诗罢！回头不要把我们这一个无钱饮食宿泊处都弄糟。”

说着，他把几根鼠须动了一动！两只眉毛也弯了下来，活像寺院里埋葬死尸的园丁。

“喂，老马，你再救诗人一回急，再去向她撒一个谎，想想法子看罢！我只教再得一点烟世披利纯，这一首《沉鱼落雁》就可以完工，就好出书卖钱了，喂，老马！

请你再救一回诗人，

再让我得些烟世披利纯，

《沉鱼落雁》，大功将成，

那时候，你我和她——我那可爱的房主人——

就可以去大吃一顿！

唉唉，大吃一顿！

何诗人在钥匙眼里，轻轻的，慢慢的，用了节奏，念完这几句即时口占的诗之后，手又向房门上按着拍子笃洛笃洛笃的敲了几下。

房门里的老马，更弯了腰，皱了眉头，用手向头上的乱发搔了几搔。两人各弯着腰，隔着一重门，向钥匙眼默默的立了好久。终究还是老马硬不过诗人，只好把房门轻轻地开了。诗人见了老马的那种悒郁懊恼，歪得同猪脸嘴一样的脸色，也就立刻皱起眉来，装了一副忧郁的形容来陪他。一边慢慢的走进房去，一边诗人就举起一只右手，按上心头，轻轻的自对自的说：“唉唉，这肾脏病，这肾脏病，我怕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了。”看过去，诗人的面貌，真像约翰生博士的画像。因为诗人也是和约翰生博士一样，长得很肥很胖，实在是没有什么旁的病好说，所以只说有肾脏病；而前几天他又看见了鲍司惠而著的那本约翰生大传，并这一本传上面的一张约翰生博士的画像。他费了许多苦心，对镜子模学了许久约翰生在画像上的忧郁的样子，今天终于被他学像了。

诗人的朋友老马，马得烈，饱吃了五六碗午饭，刚在亭子间里翻译一首法文小学读本上的诗：

球儿飞上天，球儿摔下地，
马利跑过来，马利跑过去，
球儿球儿不肯飞，马利不欢喜……

.....

翻到这里，他就昏昏的坐在那里睡着了，被诗人笃洛笃洛笃的一来，倒吃了一惊，所以他的脸色，是十分不愿意的样子。但是和诗人硬了一阵，终觉得硬不过去，只好开门让诗人进来，他自己也只好挺了挺身子，走下楼去办交涉去。

楼底下，是房主人一位四十来岁的风骚太太的睡房。她男人在汉口做茶叶生意，颇有一点积贮。马得烈走到了房东太太的跟前，房东太太才从床上坐了起来，手里还拿着那本诗人何马献给她的《伊利亚拉》，已经在身底下压得皱痕很多，像一只油炸馄饨了。

马得烈把口角边的鼠须和眉毛同时动了一动，勉强装着微笑，对立在他眼底下的房东太太说：

“好家伙，你还在这里念我们大人的这首献诗？大人正想出去和你走走，得点新的烟世披利纯哩！”

房东太太向上举起头来——因为她生得很矮小，而马得烈却身材很高大，两人并立起来，要差七八寸的样子——喜欢得同小孩子似的叫着说：

“哈哈哈哈哈，真的吗？——你们大人真好，要是谁嫁了你们的大人，这一个人才算有福气哩！诗又那么会作，外国又去过，还做过诗文专修大学的校长！啊啊，可惜，可惜我今天不能和你们出去，因为那只小猪还没有阉好，午后那个阉猪的老头儿还要来哩！”

这位房东太太最喜欢养小猪。她的爱猪，同爱诗人一样，侍候得非常周到，今天早晨她特地跑了十几里路，去江湾请了一位阉猪匠来，阉猪匠答应她午后来阉，所

以她懊恼得很，恨这一次不能和诗人一道出去散步。

马得烈被她那么一说，觉得也没有什么话讲，所以只搔了一搔头，向窗外的阳光瞥了一眼，含糊地咕噜着：

“啊啊，你看窗外的春光多么可爱呀！……大人……大人说，可惜，可惜他那张汇票还没有好拿……”

原来马得烈和何马，是刚回国的留学生，是一对失业的诗人。他们打听了这一家房东女人的爱慕诗人，才扮作了主从两个，到此地来租房子住的。何马已经出了许多诗集了，并且年纪也轻一点，相貌也好一点，所以就当作主人。马得烈还正在翻译一本诗集，没有翻好，所以只好当作仆人，在房东太太跟前，只是大人大人的称何马，好示一点威势。一面在背后更向她吹了许多大话，说他——何大人——是一位中国顶大的诗人，他——何大人——家里是做大官的，他——何大人——还没有结过婚，他——何大人——最喜欢和已经生育过儿女的像圣母一样的女性交游，他——何大人——不久要被外国请去做诗文专修大学的校长，等等，等等。结果弄得这位商人之妇喜欢得了不得，于是他们两人的住宿膳食，就一概由房东太太无偿供给，现在连零用都可以向她去支取了。可是昨天晚上，马得烈刚在她那里拿了两块钱来，两人去看了一晚电影，若今天再去向她要钱，实在有点难以为情，所以他又很巧妙的说了一个谎，说何大人的汇票还没有到期，不好去取钱用。房东太太早就看出了他的意思，向床头的镜箱里一翻，就用了两个指头夹出了两张中南小票来。

马得烈笑歪了脸，把头和身子很低很低的屈了下去，两只手托出在头上，像电影里的罗马家奴，向主人捧呈什么东西似的姿势。她把票子塞在他手里之后，马得烈很急速地旋转了身，立了起来就拼命的向二层楼上跑。一边亭铜亭铜的跑上扶梯去，一边他嘴里还在叫：

“迈而西，马弹姆，迈而西，马弹姆！¹”

二 滴笃声中

马得烈从楼下的房东太太那里骗取了两张中南小票后，拼命的就往二层楼上跑。他嘴里的几句“迈而西，马弹姆！”还没有叫完，刚跳上扶梯的顶边，就白弹的一响，诗人何马却四脚翻朝了天，叫了一声：“妈吓，救命，痛煞了！”

原来马得烈去楼下向房东太太设法支零用的时候，诗人何马却幽脚幽手从亭子间里摸了出来，以一只手靠上扶梯的扶手，弯了腰，竖起耳朵，尽在扶梯头向楼下窃听消息。诗人听到了他理想中的如圣母一样的这位房东太太称赞他的诗才的一段话，就一个人张了嘴，放松了脸，在私下喜笑。这中间他把什么都忘了，只想再做一篇《伊利亚拉》来表示他对这一位女性的敬意，却不防马得烈会跑得如此之快，和烟世披利纯一样的快，而

1 迈而西，马弹姆：法语，“谢谢，夫人！”。

来斗头一冲，把他冲倒在地上的。

诗人在不注意的中间，叫了一声大声的“妈吓”之后，睁开眼睛来看看，只见他面前立着的马得烈，手里好好的捏着了两张钞票，在那里向地上呆着。看见了钞票，诗人就马上变了脸色，笑吟吟地直躺在楼板上，降低了声音，好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幽幽的问马得烈说：

“老马！又是两块么？好极好极，你快来扶我起来，让我们出去。”

马得烈向前踏上了一步，在扶起这位很肥很胖的诗人的时候，实在费了不少的气力。可是费力不讨好，刚把诗人扶起了一半的当儿，绰啦一响，诗人脸上的那副洛克式的平光眼镜又掉下地来了。

诗人还没有站立起身，脸上就作了一副悲悼的形容，又失声叫了一声“啊吓”！

两人立稳了身体，再伏下去检查打碎的眼镜片的时候，诗人又放低了声音，“啊吓，啊吓，这怎么好？这怎么好？”的接连着幽幽的说了好几次。

捡起了两分开的玻璃片和眼镜框子，两人走到亭子间去坐定之后，诗人又连发了几声似乎带怨恨的“这怎么好？”，马得烈伏倒了头，尽是一言不发地默坐在床沿上，仿佛是在悔过的样子。诗人看了他这副样子，也只好默默不响了。结果马得烈坐在床沿上看地板，诗人坐在窗底下的摆在桌前的小方凳上，看屋外的阳光，竟静悄悄地同死了人似的默坐了几分钟。在这幕沉默的悲剧中间，楼底下房东太太床前的摆钟，却堂堂的敲了两下。

听见了两点钟敲后，两人各想说话而又不敢的尽坐在那里严守沉默。诗人回过头来，向马得烈的还捏着两张钞票支在床沿上的右手看了一眼，就按捺不住的轻轻对马得烈说：

“老马，我很悲哀！”

停了一会，看看马得烈还是闷声不响，诗人就又用了调解似的口气，对马得烈说：

“老马，两块玻璃都打破了，你有什么好法子想？”

马得烈听了诗人这句话后，就想出了许多救急的法子来，譬如将破玻璃片用薄纸来糊好，仍复装进框子里去，好在打得不十分碎，或者竟用了油墨，在眼圈上画它两个黑圈，就当作了眼镜之类。然而诗人都不以为然，结果还是他自己的烟世披利纯来得好，放开手来向腿上拍了一拍，轻轻对马得烈说：

“有了，有了，老马！我想出来了。就把框子边上留着的玻璃片拆拆干净，光把没有镜片的框子带上出去，岂不好么？”

马得烈听了，也喜欢得什么似的，一边从床沿上站跳了起来，一边连声的说：

“妙极，妙极！”

三十分钟之后，穿着一身破旧洋服的马得烈和只戴着眼镜框子而没有玻璃片的诗人何马，就在大世界的露天园里阔步了。

这一天是三月将尽的一天暮春的午后，太阳晒得宜人，天上也很少云障，大世界的游人比往常更加了一倍。